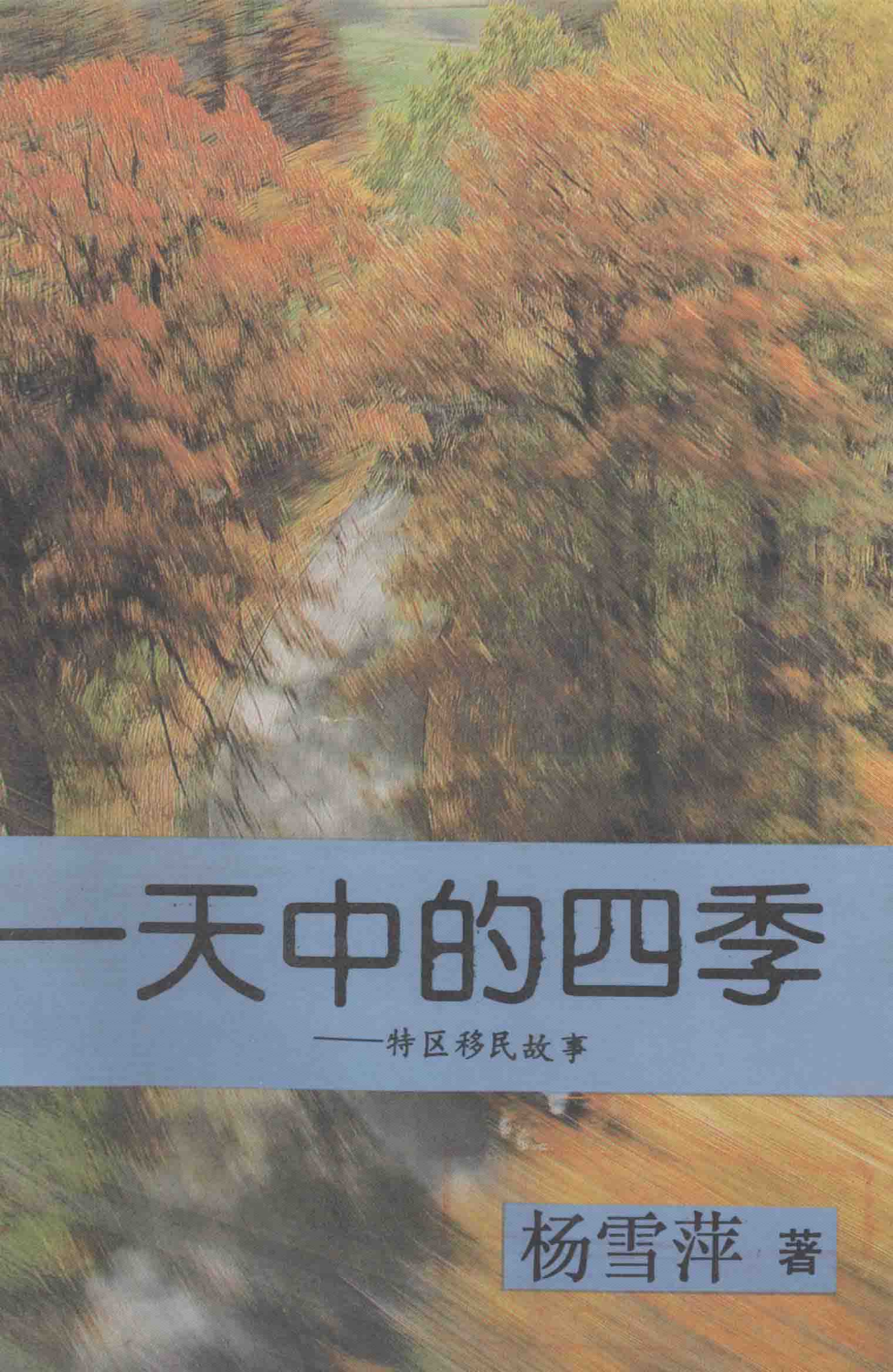




一天中的四季

——特区移民故事

杨雪萍 著

一天中的四季

——特区移民故事

杨雪萍 著

(京)新登字083号

内 容 提 要

此书为青年作家杨雪萍的中篇小说集,共收入十一篇,为系列作品。其中《宾士域》、《诱之惑》、《不要影响我们做生意》、《一天中的四季》等都较有影响,受到了读者的青睐。

此书作者以冷静的目光、独特的视角去审视特区生活,并多用幽默的小说语言和白描手法对内地迁往特区工作以图发展的移民一族进行展现,揭示他们在特殊环境中形形色色的故事和心灵的冲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广泛的可读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天中的四季:特区移民故事/杨雪萍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5
ISBN 7-5006-1756-9

I.一… II.杨… III.中篇小说-中国-当代-选集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0923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海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13.5印张 3插页 270千字

1995年5月北京第1版 199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12.70元



杨雪萍

目 录

序：《从新的视角观照人的生

存本相》	1
《宾士域》	13
《欲望桥》	46
《崩溃》	67
《诱之惑》	110
《不要影响我们做生意》	159
《都市奥秘》	202
《跳来跳去的女人》	243
《南国五月之夜》	279
《打工女郎》	304
《一天中的四季》	344
《芬芳南国》	400

从新的视角观照人的生存本相

缪俊杰

最近,中国青年出版社准备把杨雪萍的“特区移民故事”系列小说集结出版,嘱我为这本集子写几句话,作为它的序言。

杨雪萍是因“潜心创作、成绩突出”而在广东省首届青年作家代表大会上获得荣誉证书的九个青年作家之一,这些年来,她陆续发表了不少反映特区生活的小说,还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蛮荒故乡》和短篇小說集《无处诉说》。她的某些作品在广东获奖,有的被海内外报刊转载,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引起关注。

我对杨雪萍的创作历程不太熟悉。过去虽然读过她在刊物上发表的某些作品,却没有形成整体印象。直到最近读了收在这本集子里的“特区移民故事”系列以及此前出版的两部集子,并趁她来京开会的机会进行了一次晤谈,才发现她在创作上很有自己的追求,她的作品也很有独特的个性。评论界对这位富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和她很有特色的作品给以足够的关注,是完全应该的。

时代的大潮推动着生活的前进,也推动着艺术的觉醒。我国文学在与当代世界文学发展沟通的进程中,一批批作家正在更新自己的艺术观念和艺术视角,探索前进的新路,在新的起点上一步步走向成熟。杨雪萍也是艺术的探索者之一。她对急剧变化着的社会生活脉搏的敏锐把握,对当代青年、特别是女性思想情操风貌气质的细致观察,对商品经济冲击下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意识的描绘,都具有她独特的个性。

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和色彩纷呈的特区环境,开拓了杨雪萍的艺术视野,也为她的创作打开了新的天地。人们似乎总有一种思维惯性,当谈到反映改革开放社会生活的文学时,总会想到人们怎样看待改革,用什么方法去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与此有关的改革和反改革的社会矛盾、思想冲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杨雪萍则力图从描写改革与保守冲突的框架中摆脱出来,把视角转向普通人,关注在改革大潮中人们的生存环境、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用很直白的话来说,杨雪萍的“特区移民故事”,就是描写从外地来到特区的人们“如何活法”,通过他(她)们在商品经济冲击下,自身的奋斗和挣扎,展示他(她)们心路的历程。

读杨雪萍的“特区移民故事”系列,使我想起了美国黑人作家阿力克斯·哈利的小说《根》。这部副题为《一个家庭的历史》的长篇,描写非洲黑人昆塔家族怎样从冈比亚被白人贩子掳到美国之后,在当时的黑人奴隶制度下,在美国过着寄人篱下的屈辱生活。作品所反映的从非洲到美国的移民的特殊遭遇和痛苦心境,曾经激起过包括我在内的读者的广泛同情。杨雪萍的移民

故事同哈利的移民故事当然有着本质的不同，然而，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受到严峻的挑战，有些不安份的灵魂试图从固有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文化中“突围”，仍然到头来只能归于失败，重新陷入重围，再度在痛苦中挣扎。《宾士域》中的主人公老管，原来是一个画家，不管在艺术上有多少成就，至少是很有追求的。在内地“老管一直订有全国大大小小各类美术杂志、报纸，作为信息收集一丝不苟”，还是有点事业心的。然而到特区以后，面对着生活的窘迫和金钱的诱惑，他的灵魂被扭曲了、分裂了。为了每天晚上得到三张渣打银行的红票子(300港元)，他不得不像小学生那样竖着耳朵，仔细琢磨穿牛仔裤的香港“打工仔”的吩咐，服服帖帖地听从使唤，机械地、一笔一画去涂写自己也不解其含义的“宾士域”广告画；但是老管毕竟不甘心于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当老管听到商业文化掮客老莫的金钱许愿时，心跳了起来，不乏渴望，可是一想到五年时间里要天天趴在地下画那无聊的广告，他还是回绝了老莫让他跳出单位放弃事业跟着捞钱的诱惑。杨雪萍以幽默的笔调描写了这位“特区移民”老管的两难心境，调侃了他的世俗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

《崩溃》中的老巩夫妇也有着同样的心态。在内地已经有一些资历的老巩夫妇，是抱着到特区“捞一把”的目的到南边来的。在来之前，听说“特区满街都是走私货，九块钱可以买一大堆衣服”，夫妇相商之后，“便把内地城里的国产电器连同家具统统卖掉，准备到南边来改朝换代鸟枪换炮”，谁知到这里之后，物价贵得惊人，像他们这样收入的人漫说换炮，连鸟枪也没重新踏上。他们不得不屈从于金钱的压力。尽管他们也讨厌像“六指”(自称为某公司经理)那样带着“小姘头”过花天酒地的生活，然而又

津津乐道地跟着六指和小姘头去享用豪华的“肥牛火锅”；尽管他们也讨厌六指带小情妇那种“偷鸡摸狗”的婚外生活，然而他们又自愿为其安排栖身苟且的处所；尽管老巩的发妻（也就是“惠女士”）看不惯“小姘头”的挥霍无度，发出“做人妻的反倒不如做姘头的了”的叹息，然而他们又不甘心跳出供职的机关，“跟着六指这样的东西在社会上东跑西颠”。老巩夫妇企图在商品经济大潮下图生存，求发展，然而，她（他）们终于认识到，他们失败了。惠女士“像败下阵的士兵一样……她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这场较量中是彻头彻尾无微不至地输掉了！”在这里，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受到冲击和嘲弄，女主人公的灵魂陷入痛苦的深渊，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最后惠女士心力交瘁地发出“这年头像我们这种人还有什么自尊”的叹息。在这里，人物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性格特点，都是通过自身的行动语言表现出来。作家对主人公似乎没有进行褒贬，但通过人物的命运却展示出：人虽然有坚韧不拔的生活毅力和生存的耐力，但他们在时代潮流面前又是不堪一击的，随便一种外力就可将灵魂扭曲。这虽然不是对人生的普遍领悟，但对老巩夫妇这种人来说，至少是可以这样概括的。

如果说，像《宾士域》中的老管、《崩溃》中的老巩夫妇那样的“特区移民”，对于商品经济大潮下的人生道路还处于抉择的十字路口的话，那么，《欲望桥》中的“老狼”和《诱之惑》中的皮氏兄弟则已经彻底“下海”，对这种生活表现得“轻车熟路”了。《欲望桥》中的“老狼”，是从北方招聘来特区机关里做事的，也就是由内地“移民”到此的“国家干部”。他自称是“学哲学的”，借用一个哲学名词来说，他已经从干部中“异化”了。同样是国家干部的老巩，要跳出来做生意还有些犹豫，总挂记着自己的“工龄”和

“档案”，而老狼则不同了，他很快适应了环境，“他不孤独，非常非常合群，来珠后看看势头便毅然拿出全部积蓄购置了一套在特区及三角洲一带极为时髦极为必要的行头”，“并且很快同当地人打成一片，知道了围基村那儿有倒腾日本美国比利时旧衣服的跳蚤市场，拱北海关广场可以兑换黑市外汇及黑市外汇的浮动价，又知道了找谁可借到《龙虎豹》、《藏春阁》、《花花公子》……。”他除了“在政府部门打着一份旱涝保收的皇家工外业余生意似乎跑得很大。”一听说他的女友有位做编辑的朋友“手上有钢铁煤炭锡铜锌汞粮食棉纱布匹金钢砂烟用滤嘴材料101毛发再生精……京广线车皮可以自由调度”以后，马上异常亢奋起来。他还想入非非地要他的女友做“打星”、“歌星”。其实他一项生意也没有做成。这个生存环境并没有提供他成为“大亨”的可能性。这篇作品除了继续采用作家习惯用的超然度外的讽刺和调侃笔调之外，还有作家强烈的个人感情介入。不能说，作品中的“我”是作家本人，但由于作家感情的介入，就使得她笔下的人物显得更为生动更加有血有肉。《诱之惑》中的皮氏兄弟也是老狼一类人物。“皮氏现象”是价值观念错位的产物。改革开放无疑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进步，但也有它的负面。负面影响之一就是价值观念的错位。皮氏兄弟因为手中无钱出不了国，反而堂皇地办起了“出国留学咨询服务公司”，从那些出国无门的“倒霉蛋”手里榨取“手续费”，从这个意义上说，皮氏兄弟是不折不扣的“诈骗犯”。然而，他们同时又被别人诈骗。包括皮氏兄弟，诗人红鸟、老五、公关小姐“人头马”，画家老黄，这么多人都在围绕着一个“金先生”转。而这个冒充台湾阔商实为内地诈骗犯的金先生，为什么能骗这么多当地“油子”呢？因为这些人的价值观念也是扭曲了的。他们一听是港台及海外来客就以为是金

钱的化身，拥有了他就会得到满屋黄金。皮氏兄弟骗了别人的钱，自己又为这个诈骗犯付出了四万四千二百元的“招待费”。皮二的哥哥被公安局拘留几天放出来以后，付了“金先生”挥霍的帐目，皮氏公司就此关门，“我们已经老大不小，再经不起折腾了！”这也许就是皮氏兄弟的人生感悟吧。作家在这里描写了特区的林林总总畸形心态和扭曲了的价值观念。表面看来只是客观地揭示了社会生活中的负面现象，但通过作家的调侃，不动声色地对这些负面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二

作家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和审美态度，对于作品的风格，乃至人物命运和结局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杨雪萍的小说创作不太注意编织完整的故事，而是凭借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抓住某种氛围或某种情绪，展开艺术联想，用散文式的手法加以渲染，加之幽默的语言调侃，展示人物的命运，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杨雪萍的小说写了生活的“沉重”，但读起来并不沉重，我想这与她善于运用幽默是很有关系的，从这里透露出她的机智和智慧。在这方面，我比较欣赏她的《跳来跳去的女人》。

杨雪萍在《跳来跳去的女人》这篇力作中，描写了几位不甘寂寞的女人，用尽自己的浑身解数，同命运搏斗，企图突出重围，到达她们理想的彼岸，然而最终还是逃不脱失败的命运。作品的构思很为独特。作家没有编织一个完整的故事，只是利用一个叫“滕二”的男人和连贯始终的刺目炙人的骄阳及从头到尾都搞不明白为什么创着的黄泥大坑作为微弱的联系，把人物一个又一个依次推出。也就是所谓“跳来跳去的女人”。

“琼”是一个热衷于出国的中年妇女。她曾经是一个“诗人”。在内地时，她想依赖一个戴金边眼镜的华侨实现她热辣辣的出国梦。她虽然同这位华侨睡过觉，但她的脚终于没有迈出国门。到南边来之后，碰见了现在这位“小丈夫”，她之所以屈就同他结婚，也是因为“小丈夫”能帮助她出国。她没有多少事业心，日思夜想的只有如何“突围”，她想“摆脱这个城市，摆脱婚姻，摆脱男人，摆脱孩子，摆脱衣服，摆脱一切”，她在为出国一次又一次地作出女人的牺牲，包括同她讨厌的滕二鬼混。但她什么也没有得到。“小丈夫”以出卖公房的四万多元捞到出国之后，几个月杳无音讯。“她的房子没有了，陪读也落了空”，为了养活孩子，只能白天做女工，晚上隐瞒年龄做“陪酒小姐”，还同时同个作家一个杀猪的个体户鬼混。琼在“突围”中失败了，但“她一直弄不清楚她摆脱和摆不脱的究竟是什么……”。

同“琼”一样，那位到珠海求职的女研究生“凯”，也经历了一个从热望到失败的过程。她的“失落感”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了。“她研究生毕业后，想来特区闯闯，干一番事业”。她的事业在哪里呢？她虽然在一个牌子十分响亮的机关里谋了个位置，但“除了端茶递水，没人再理会她，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多余人”。她想有所作为，到合资企业管理一个车间，不到半月，“凯即从那家工厂落荒而逃抱头鼠窜不知去向”，据说是她解雇过一个偷懒的工人，这个被解雇的小伙子抓了菜刀日夜要杀她。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躲进那间又肮脏又下流的外地人住的小旅馆里。凯遭到种种不愉快不公平之后，变得放肆起来，她似乎体味到：“向男人寻求保护似乎是得付出相应的代价的！”在凯的身上，体现着事业与环境的矛盾。凯想干一番事业，让生命充满着色彩。但是，在那个由滕二之流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具体环境

和生活氛围中，她怎么能有作为呢？

在“敏”的身上，作家对人物在冷峻中也寄予了同情。作品描写了敏的孤独感，揭示了她灵魂的痛苦。敏编过电影，搞过创作，也算是一个颇有一点成绩的作家了，“她曾经左奔右突摸爬滚打披荆斩棘头破血流过……”才拥有这么一份成就。她是作为“人才”被招聘到特区来的。但这里的生存环境使她产生了更多的苦恼。就因为她是单身的女人，她分不到房子。因为，“要房子就得找一个男人结婚。”敏不是个独身主义者，她也想屈服于现实。“我如今去找谁呢？”因为在这里只有滕二在追求她，她哪里容得下滕二这样的流氓加无赖呢？敏很苦闷，很孤独。作品非常真切地描写了敏的孤独感和失落感。她从痛苦的经历中，似乎得到了某种人生的领悟：“做女人，还是做笨女人实惠得多，你看我有什么呢？奋斗了半天，女人也做了半辈子，工龄二十五年，却还两手空空躺在这黑屋子，丈夫没有，孩子没有，首饰没有，房屋没有，钱没有……”她很孤独，孤独得无法排解。作品对“这行将崩溃的女人”的心态的描写细致入微，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至于那个叫“婵”的女人，也写得很有特色。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平凡的女人，半辈子跟着当干部的丈夫老鲁“转战南北”，她是从来没过独立人格和独立地位，只是作为老鲁的附属物而存在着。她跟着丈夫移民到特区以后，特别是老鲁离休以后，婵开始变了，变得让人捉摸不定。她交七十元学费去学跳探戈伦巴，使老鲁大吃一惊。老鲁“隐隐感到自来到南边后，她就反了常，仿佛感染到了某种病菌似的，她的内心不断骚动着”。更令人不可理喻的是，她同那个具有现代派思潮的女大学生薇那么契合。婵似乎醒悟了，她开始感到同老鲁“笨手笨脚地活了一生”，是人生的遗憾。“我跟你做牛做马做得够了，我要离婚，像薇那样嫁一个

澳门老板!”这似乎也是一种心理的变态。老鲁不能理解婵的思想感情变化的内在原因。他想唤回从前那个影子一般顺从的婵，但这已经不可能了。她虽然老了，但她在这炙热气候里从冬眠状态下复苏了。至于复苏以后，她的命运又会怎样呢？作者没有交代。“这个边陲特区照旧是高温笼罩闷热无比，无数的老板骗子男人女人来去匆匆。”同样是揭示人的内心与生存状态的矛盾。

杨雪萍对于这几个“跳来跳去的女人”，不乏揶揄，不无调侃，但更多的是对她们的命运给予关注，寄以同情，表现出她对女人命运的思考。作家用来连结这几个人物的“载体”——无论是“膝二”、“炙人的骄阳”或者是“黄泥大坑”，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小说的结尾是非常富有象征意味的：“那些一路风霜从北方运来深深埋在黄泥大坑里的树木，因无人浇水已枯死了一半；不过不要紧，新的坑挖得更猛了，走在哪儿都能听到疯狂的挖掘声及锄片碰击铁锨发出的脆声……”这也许就是“特区移民”——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的命运写照吧！整部作品，现实主义的细节、形而上的思考和象征的寓意，溶合到一起，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三

我们常说，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

杨雪萍的“特区移民故事”系列小说，从它所揭示的生活内涵到整体社会氛围，从对男女“移民”心态的体察，到人物语言，都非常富有南国特区的色彩。这恐怕与杨雪萍本人也是一个“特区移民”不无关系。“文如其人”，斯言也。

杨雪萍是从遥远的贵州“移民”来珠海的作家。她生在贵阳，

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大学读书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那一段写了不少诗歌和散文。也写小说，主要的有短篇小说《竹影婆娑的晚上》、《长妹子》、《太阳的女儿们》、《白兰鸽》、《小狗》、《萌》等。这些作品大都是反映大学生的生活，比较真实地描绘了生机勃勃的校园生活和社会现实，塑造了一群热情开朗、天真纯朴、充满幻想与追求的大学生形象，展示了各类人物的性格、心态。这些作品在艺术上虽显稚嫩，却充满着清新、激奋的时代气息。

到珠海之前，于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六年之间，杨雪萍写了长篇小说《蛮荒故乡》。这是她创作的另一种尝试。作品从一个涉世不深未经世事的女孩子的视角，以率真、稚拙可爱的优美文笔，绘声绘色地展现了一批极富个性的人物和他们的不同际遇。作家以个人感情介入的方式，诉说了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再现了人生的悲欢。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幅黔北农村的风俗画，以及对城里人和乡下人不同的思维定势和生活方式、特殊心态的惟妙惟肖的描绘。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文坛曾风靡一时的“寻根文学”，其主要特点是作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更加地域化，从肯定的角度表现中国的文化心理，开掘民族心理中的文化程度作为历史发展的见证，并从文化背景上找语言。在这个文化发展背景下出现的“寻根文学”，如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小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乌热尔图的“鄂温克草原”系列小说，以及汪曾祺、韩少功、郑万隆、莫言等人的作品，都属于这一类型。杨雪萍在当时是否受到这种创作思潮的影响，她没有谈及。但看得出，她的《蛮荒故乡》，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作家是想在对自己故乡往事的回忆中，找到本地域的文化发展和人们文化心理的变化，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

把杨雪萍的作品列入“寻根小说”的行列也许是说得通的，不知道广大读者和评论界是否作如是观。

杨雪萍创作的新的突破和风格的变化是在她“移民”到特区之后。从比较封闭的贵州到改革开放的前沿珠海特区，她的生活视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座新崛起的新城市里，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着人们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中西文化的碰撞，对人们的文化心态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等，使生活充满着各种色调。特区的生活丰富多彩，光怪陆离。这无疑使作家拓宽了视野。杨雪萍的创作逐渐放弃了她小说中的浪漫与激情，改变了天真与纯情的格调，开始直面人生，用冷静、甚至是冷酷的眼光审视生活，在手法上也有了新的追求。到珠海后，第一个引起人们关注的小说是《细岗》。它通过甄丽贞和从内地招来的一群女工在外资工厂的种种遭遇，反映了特区初创阶段的女工生活。此作以其独特的构思和散文式的叙事方式，引起重视，获广东省第六届新人新作奖。在此前后，还有《雨季的故事》、《在珠海》、《期待奇迹》、《到希拉穆仁去》、《的士女郎》、《一个春天的早晨》等，都是她反映特区生活的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对特区生活最富有穿透力的，还是她的“特区移民故事”系列小说。这些作品使杨雪萍在文学创作上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认为，杨雪萍的“特区移民故事”系列小说至少有下列几点是值得重视的。

第一，作家用冷静的目光和独特的视角去审视特区生活的诸多方面。似乎杨雪萍没有用更多笔力去表现改革开放给特区带来的巨大的经济繁荣和人的创造性潜能的发挥，这或许会使人感到她的作品缺少一点“亮色”。我想，作家如果愿意在这方面多写一点令人鼓舞的作品，人们当然是会欢迎的。但先不要排除

作家在题材取向上的独特个性。杨雪萍力图突破前人反映改革生活的框架,主要写改革开放时代、商品经济大潮下人们的生存环境,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的奋斗和挣扎。当然这里也有纸醉金迷、尔虞我诈,愤世疾俗、玩世不恭,傲笑江湖,沉沦江水,沉渣泛起,光怪陆离。作家用严峻的眼光加以审视,尽收笔底,因此,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色调。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并无渲染和展览丑恶的劣笔。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以平静的态度去叙说这些沉重的生活,更显出作品的艺术穿透力。

第二,作家对自己笔下的生活画面和人物有着独特的价值判断。杨雪萍塑造人物多采用白描手法,人物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性格特点都是通过他们自身的行动和语言表现出来的。作家并非没有价值取向,而是力求做到对事物态度客观,对人物不加主观褒贬,让倾向性通过精心安排的情节自然流露出来,避免作家的直接说教或平添美丽的光环。目的是为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杨雪萍进行的这种艺术尝试表现了她独特的价值取向。

第三,杨雪萍的小说从纯情走向幽默。作家往往采用幽默的语言对人物加以调侃,有时甚至采取直接感情介入的方式,去表现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去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我们不要把幽默看成“玩世不恭”,应该把幽默看做是一种智慧。人们平常爱说,“要活得轻松些”,写小说也如此。杨雪萍说,“用幽默的调子写小说很轻松,而不是很累。”我相信她的话是真实的,真诚的。写小说的人尚且如此,读小说的人又何必读得那么累呢?杨雪萍作为“特区移民”,那么快地熟悉和圆熟运用广东的地方语言,这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很欣赏杨雪萍的“特区移民故事”系列小说,因此写了上面这些话。如无大的不妥,就权作这本书的序吧!